

【抓点追踪】

7月19日,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精彩呈现,与此同时,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内,观众面对着高清大屏幕,同样也沉浸在这部歌剧中。在文化与科技深度交融的时代浪潮下,艺术传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国家大剧院开创性地推出舞台艺术“第二现场”直播项目,携手中国大戏院等全国近百家影剧院,共同为观众搭建起一座跨越时空的艺术桥梁。这一创举不仅突破了传统演出的固有边界,更为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场舞台剧直播  
能被市场接受吗?

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第二现场”直播项目吸引了众多新观众的到来。许多平时并非戏曲爱好者的观众,因为前来观看“第二现场”,而走进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剧院。

一踏入剧院,观众便被剧院复古的环境所深深吸引。戏院内的丝绒椅子以及独特的民国摩登风格内饰,仿佛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到了民国时期的天津,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

在7月19日的“第二现场”直播过程中,身处全国各地近百家影剧院中的观众,一同观看了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演出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明快的节奏、诙谐幽默的情节、动听的歌曲以及华丽的舞美,搭配导赏解析,让观众全方位领略到高雅艺术的魅力,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由国家大剧院精心设置的导赏环节,受到了不少中国大戏院观众的好评。导赏环节邀请业内知名嘉宾与主创人员,在演出的开场、中场休息以及结尾,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观众解读剧目背后的故事、艺术特色以及创作灵感。导赏环节不仅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演出内容,还让观众跟随镜头走进化妆间、服装间、道具室以及舞美制作场地,满足了观众对舞台背后世界的好奇心。

中国大戏院副总经理杨蕾表示:在此次直播中,与“第一现场”的观众相比,“第二现场”的观众会看到更多的内容。

“直播开始时,我也是捏着一把汗,心里非常忐忑,因为不知道观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我坐在观众席,一边观看演出,一边观察观

国家大剧院开辟“第二现场”直播项目

“百城千幕”共享精品舞台艺术

记者 郭晓莹

众的反应。观众看到精彩处,情不自禁地鼓掌;看到搞笑的桥段,观众们又忍不住发出笑声。其实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演员,听不到“第二现场”观众的掌声,但我们的观众会因为节目精彩而情不自禁地为演员鼓掌。从剧院的角度来看,看到观众的那种反应,我感觉“第二现场”的尝试成功了。”杨蕾说。

中国大戏院为“第二现场”观众组织了抽奖活动。国家大剧院提供的文创品也为观众增添了一份观演乐趣。这种互动方式不仅增加了观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也提升了观众对此次活动的满意度,让观众在离开剧院时,带着对演出的美好回忆和一份特别的纪念。

国家大剧院影视节目制作部副部长孙迪介绍,“第二现场”是国内迄今为止覆盖区域最广、联动影剧院最多、协作技术环节最复杂的演出直播活动。“第二现场”让舞台艺术与尖端技术完美融合,打造沉浸式视听盛宴,不仅让高雅艺术突破地域限制,拓宽舞台边界,更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促进文化消费,实现“百城千幕全国共享”的美好愿景。

谈到“第二现场”直播项目的设立初衷,孙迪表示,现实需求成为推动“第二现场”诞生的强大内在动力,“许多优秀剧目由于舞美设计复杂、道具运输困难、演出成本高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巡演,导致众多观众无缘欣赏这些精彩演出。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高品质文化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强,很多观众都希望能欣赏到更多的高水平艺术演出。国家大剧院深知自身肩负的文化使命——打破地域限制,将最优秀的剧目演出传递给热爱艺术的观众。而‘第二现场’的应运而生,正是为了满足这一现实需求,同时也建立了文化消费新模式。”

科技与艺术相融合  
文化服务拓展边界

国家大剧院为实现“第二现场”的高品质直播效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设备升级,配备了领先的4K超高清与环绕声技术设备。在直播过程中,4K超高清画面宛如一面高倍放大镜,将演员细腻的表情、华丽服装的每一丝纹理,甚至舞台上道具的微小细节,都清晰无比地呈现在全国“第二现场”的观众眼前。这次在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直播中,还首次使用了“5.1”环绕声技术,为观众营造了身临其境的音效环境。

为了确保每一场直播都能达到最佳效果,国家大剧院技术团队深入研究每一部剧目的特点,根据剧情的节奏、场景的变化以及音乐的风格,精心调试音响设备与画面参数。在网络传输方面,面对不同地区剧院网络条件,技术人员不辞辛劳,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调试,制定个性化的网络技术解决方案,保障了“第二现场”直播的顺畅进行。

“今年4月19日,国家大剧院进行了‘第二现场’的首场直播,剧目是话剧《林则徐》。由于各地网络条件的差异,有个别影院出现了短时的画面卡顿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优化,在短短的3个月里,卡顿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直播时,观众收获了流畅的视觉听觉体验。”孙迪介绍。

为应对直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状况,国家大剧院技术团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应急预案,并在直播前进行多次模拟演练。同时,录制备播内容作为双保险机制的重要一环,为直播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备播内容在演出前按照正式演出的标准进行录制,涵盖了每一个细节和精彩瞬间。一旦直播过程中出现网络故障、设备故障等问题,能够立即无缝切换到备播内容,确保观众的观演体验不受影响。

北方演艺集团市场营销主任、中国大戏院总经理任博介绍,为了确保“第二现场”直播在本地的完美呈现,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中国大戏院积极配合完成了国家大剧院组织的三次内测。在这三次内测中,中国大戏院与国家大剧院的技术团队紧密沟通、协同工作,对直播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测试和优化,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为正式直播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大戏院自身具备良好的硬件条件,直播画面在剧院的舞台上当得以清晰呈现,与国家大剧院的技术保障相呼应,确保观众能够在天津本地享受到与现场演出相媲美的视觉体验。这种优质的设备配置,不仅提升了观众的观演感受,也体现了中国大戏院对艺术呈现的高标准追求。

搭建立体化观演生态  
探索现代化传播之路

近年来,随着文化演出的多元化发展,传统演出场馆面临着软硬件升级的压力。为适应现代化观演需求,很多演出场馆都在不断探索新的观演模式。

孙迪介绍,在国家大剧院对数字文化传播的探索历程中,三次重要跨越成为“第二现场”诞生的关键点。

2019年,借助5G技术与4K超高清信号,国家大剧院将原创舞剧《天路》演出画面成功传输至首都电影院,这一探索性尝试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层层涟漪。尽管当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这次跨越为后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让国家大剧院敏锐地捕捉到科技赋能艺术传播的无限潜力。

2020年8月,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一场音乐会,在北京市通过8块大屏,使用“8K+5G”技术进行了精彩直播。此后,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的适时推出,成为第二次跨越。每周六晚7:30与观众准时相约的线上演出,如同一场永不落幕的艺术盛宴,至今已持续播出近5年,累计达300多期,点击量高达60多亿次。线上演出涵盖歌、乐、舞剧、戏等多种艺术门类,通过央视网、快手、抖音等50多家平台同步直播。这也为国家大剧院培养锻炼了一支技术精湛的影视制作团队,为“第二现场”的推出打下了坚实的人才与技术基础,并积累了经验。

基于前两次跨越的深厚积淀,2025年“第二现场”直播项目实现了多家影剧院实时直播,国家大剧院完成了第三次跨越。这一跨越标志着国家大剧院在艺术传播领域实现了质的飞跃,开启了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的崭新篇章。“第二现场”直播项目不仅让观众在屏幕前欣赏到了精彩的演出,还激发了他们前往国家大剧院现场观演的兴趣。这种线上线下的互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文化生活,也为国家大剧院的品牌推广和文化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国家大剧院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自1936年开业以来,始终坚守演映结合的传统,犹如一位见证历史变迁的文化长者,承载着天津文化娱乐发展的辉煌记忆,成为天津文化地标性建筑。独特的建筑风格、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丰富的演出历史,使其在天津乃至全国的文化版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北方演艺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吴艳洪表示,参与国家大剧院的“第二现场”直播,对中国大戏院而言,是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积极拥抱时代变化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借助国家大剧院开辟“第二现场”直播这一创新形式,中国大戏院能够顺应科技潮流,拓展艺术传播的边界;另一方面,观众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第二现场”直播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观演方式,满足了观众对多元艺术体验的追求,同时也为中国大戏院吸引新观众、传承和弘扬优秀

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任博介绍,这次来中国大戏院观看《费加罗的婚礼》“第二现场”的观众,很多都在这里感受到中西方的碰撞以及古老与现代的碰撞。

吴艳洪表示,中国大戏院未来将在坚守戏曲曲艺根基的同时,借助“第二现场”等创新形式,使演出融入更多元的艺术形式。戏曲曲艺作为中国大戏院的传统优势领域,将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大戏院将积极拓展艺术边界,打造“东西方艺术互鉴系列演出”。明年恰逢中国大戏院开业90周年,计划借此契机集中推出一系列优秀剧目,将东方传统艺术与西方经典文化相结合,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无论是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歌剧的碰撞,还是东方舞蹈与西方芭蕾的交融,都将在中国大戏院的舞台上精彩呈现。通过这种多元融合的方式,中国大戏院将吸引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提升在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

孙迪介绍,国家大剧院“第二现场”直播项目的核心理念就是真技术、好内容、惠民生。为了进一步提升观演体验,国家大剧院将持续加大在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的投入,积极探索和引入前沿技术。在推广方面,国家大剧院将进一步拓展与各地剧院、影院的合作。扩大“第二现场”的覆盖范围,让更多偏远地区的观众也能享受到这一文化盛宴。

7月20日,国家大剧院舞台艺术“第二现场”联合协作组正式成立。“我们建立这个联合协作组,初衷是想制定一个‘第二现场’的行业技术标准。这个标准对于整个‘第二现场’的常态化发展,也是一个基础。‘第二现场’联合协作组首批成员有35家剧院,今后还会吸纳更多的剧院。”孙迪表示,从行业角度来看,此次“第二现场”促进了全国首批35家剧院之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国家大剧院牵头成立联合协作组,并举行签约仪式,建立了常态化的协作机制。这一机制为未来艺术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各剧院在协作组的框架下,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探索商业化模式和艺术传播的新路径。通过“第二现场”直播项目,不同地区的剧院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升艺术演出和传播的水平,为推动剧院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据介绍,国家大剧院计划每年推出6部“第二现场”演出,不仅会有经典歌剧、舞剧的精彩呈现,还将引入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艺术、现代艺术等多种形式,满足观众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通过不断丰富“第二现场”剧目类型,国家大剧院将为观众打造一个多元化的艺术宝库,让观众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艺术魅力。

非遗新传

李昕 坚守古籍修复,传承文化薪火

记者 张洁



在南开大学,活跃着一位特殊的“医生”——李昕,她凭借精湛技艺和满腔热忱,让破损不堪的古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大学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昕坚守传统又勇于创新,努力使每一件修复完成的古籍都能以最佳状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与古籍修复的不解之缘

记者:您是如何与古籍修复技艺结缘的?  
李昕:2006年,我来到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工作,那时候部门里仅有四位老师,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我的师父杨文俊老师已到退休之龄,而部门里的古籍修复工作面临着无人接手的困境。原部门主任江晓敏老师正忙于为教育部送给学校的第一批再造善本整理编目。这批书的所有函套都没有书签。于是,江老师安排杨文俊老师带着我一起投入这项工作。我们熬浆糊、选纸,精心为这批新线装书籍贴书签,贴好之后,江老师在书签上逐函书写文字。我从那时起便与古籍修复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流行用Adobe Photoshop图片处理软件(简称PS)进行图片设计,我在读书时就接触过这个软件。在学着贴签的同时,我向江晓敏老师提出了用PS制作仿古书签的想法,这样就无需每日手写书签了。江老师非常支持我,还为我借来了针式打印机。我便开始琢磨在宣纸上打印书签。后来打印仿古书签被运用到书籍上。

古籍历经两年多、分两批迁至津南新馆。津南新馆古籍特藏部设有三百平方米的修复空间,还购置了许多专业设备。2010年,我们申请设立古籍修复传习所,并聘请万群研究员担任导师,至此,我的古籍修复技能才真正开始得到实操训练。

古籍修复是守护中华文脉

记者:万群老师是古籍修复技艺领域的国家级传承人,她对您有哪些影响?  
李昕:在古籍修复领域,万老师对待技艺与传承的态度犹如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一周一次的课堂上,她常告诫我们,绝不能闭门造车,而要打开思路,积极汲取各方经验。她会带着我们参观馆藏中那些由前辈精心修复的经典之作,让我们领略其中的精妙之处。面对一些因材料限制而出现的打褶问题,她总是强调,即便当时受限于客观条件,老人们仍选用了那时最好的材料,这份用心与坚持值得我们尊重。

万老师对老一辈修复师怀有深深的敬意。当其他部门有人轻视杨老师时,她坚定地站出来维护:“老人能坚守下来,将这门手艺传承至今,还培养了众多学生,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她深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像杨老师这样的前辈们面临着诸多艰难困苦。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古籍修复的年轻人,万老师给予了极大的包容与支持。她鼓励我们自己探索、大胆实践,同时又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将最前沿、最有趣的技术和视野带回给我们。在她的引领下,我们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以眺望更远的风景,在古籍修复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记者:您认为古籍修复比较难的步骤是什么?

籍。每年读书节期间,我们会精心策划一场装帧制作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书芯已妥善装订完毕,多色书皮托裱备好,只待学生们挑选心仪的书皮,拿起裁刀裁剪一番,亲身体验装帧的乐趣。

此外,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惠清楼还开设了一门面向研究生的公选课——《古籍保护概论》。去年课程实践中,二十三名学生走进修复室,共同参与线装书的制作并以此作为课程作业提交。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众范围仍显狭窄,主要集中在校内师生群体。其实,馆里非常希望频繁推出互动性强的活动,只是受限于时间和精力,暂时难以实现。目前我们正在申请相关项目,另外计划将馆藏珍品以雕版印刷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古籍魅力。

记者:您认为古籍修复对传承传统文化有何作用?  
李昕:在我投身古籍修复工作的这些年,越发深刻地体会到,修复过程绝非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承载着修复师对历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与崇高尊重。每一本亟待修复的古籍,都像是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它们若因自身的病害或老化失去阅览功能,那部分珍贵的文化便也随之消逝。

我们始终秉持着“能救一本是一本”的信念,如同给濒危的生命注入活力,努力让这些古籍“活”下来,为它们延续寿命。我们遵循“整旧如旧”“最小干预”“过程可逆”的原则,精心挑选最合适的材料进行修复,期望修复完后的古籍能在接下来至100年内安稳保存。

回溯历史,手工抄纸造出的书籍原本保存状态良好,然而工业化造纸技术的涌入,却给清末民国时期的典籍带来了巨大冲击。上个学期,我们整理了几柜子原版报纸,它们早已脆弱不堪,稍一触碰就可能化为碎片。过去老馆员将它们置于铁皮柜中妥善保管,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与环境改善,我们尝试为其除尘,运用先进技术挽救它们。这些报纸已具备文物价值,即便内容已影印出版,本体仍值得珍视。在我眼中,它们的价值正随着时间不断攀升。

古籍修复于我而言,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是对中华文脉的守护。每一次修复都是一次与古人的智慧对话。这份工作虽充满挑战,却也意义非凡,它让我明白,守护古籍就是守护民族的记忆,传承文化就是点亮未来的明灯。